弘簡錄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三

載記　金忠節二

伯德窊哥　納合蒲剌都　烏古論德升　趙益

賈邦憲 移剌阿里合　女奚烈斡出 時茂先　粘持勝　溫迪罕老兒

紇石烈鶴壽 完顏六斤　蒲察婁室 張資祿　侯小叔　王佐 禹顯

張邦憲 劉全　商衡　馬慶祥　完顏彝 從兄鼎

楊沃衍 劉興哥　駞滿胡土門 妻烏古論氏　撒合輦 妻獨吉氏

强伸　姬汝作　馬肩龍 愛申　术甲脫魯灰

伯德窊哥西南路咋紇奚人素稱壯健沉勇貞祐五年元兵已破東勝州窊哥與姚里鴉胡姚里鴉兒招集義軍被剿棘役立

州事帥府承制咸授武義將軍旗哥寧遠軍節度副使鴉胡節度判官鴉兒觀察判官興定元年各遷兩階遙授旗哥武州刺史權節度使鴉胡權同知鴉兒權副使三年又特遷三官遙授晉安府同知尋真授東勝軍節度使州復被圍城中糧盡援絕乃率衆潰圍走保長寧寨九月復被圍旗哥死之詔贈三官

納合蒲剌都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登第調大名教授由比陽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以憂去貞祐二年調西安軍節度同知歷臨洮平涼二府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蒲剌都擊走有功遙授彰化軍留後四年升河州為平西軍就以為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若興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今籍諸民民為兵者十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大抵兵貴精不在衆擇其勇敢謀略而罷老

弱脆懦。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賣罪以足軍用及請佃陝西荒田開採礦冶不報改知平涼府入爲戶部尚書是時伐宋大捷因奏宋人屢敗其氣必沮可乘此遣人說諭以尋舊盟若不從然後伐之疾讐怨頑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又言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涼關中元帥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革罷凡鞏縣以北黃河南岸及金鉤甲橋虎牢關虢州崿嶺斜徑僻路俱當罷兵防守下尚書省院議竟不施行興定二年改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潞州元帥府事是年潞州破蒲剌都力戰而死。贈御史大夫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登第累官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轉吏部主事絳陽軍節度副使父憂起復

太常博士東平治中大安初知弘文院改侍御史遷雍州防禦使時秦州殘破東北路孤安謀克背叛雍州凡徵調往復甚難乞升肇州為節度使以招討使兼之置招討副使二員分治泰州及宜春詔從之宣宗遷汴名赴闕進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俄權參知政事因論近侍局預政宣宗怒出為集慶軍節度兼亳州管內觀察使改汾陽軍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轉知太原府權元帥左監軍招其民降北者得四千三百餘人興定元年元兵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道復通遷一官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選德望素著者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之大慶也。宣宗嘉納之二年真授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元光元年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濠垣植柵為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

壞城西北隅以入復擲車壓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泣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同府判與同知通益共焚府廨殺妻子沉符印于井俱自縊詔贈翰林學士承旨子兀里傑尚幼以奉御俸養之　通益本地人讀書肄業元兵入境糾合土豪保聚山陜屢戰有功郭文振署為潞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收復太原夜登其城斬馘甚衆所獲馬仗不可計護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太原治中擢同知府事兼招撫使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北路宣撫使錄其子孫

賈邦獻霍州霍邑縣陳村人登進士質直有勇略元攻河東集居民為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憲棄其家獨與子懿保於松平寨借權知州事劉珍共守竟能成功珍併欲辟之輒以衰老為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

脅之以刃欲以爲鎭西元帥邦憲不屈詈遣懟歸松平遂自剄
附奉直大夫本縣令　時遼人移剌阿里合爲霍州刺史移治
好義堡兵至力戰不能敵與費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同時被
執使降答曰吾有死無貳叱使跪但向闕而立。叢矢射殺之詔
贈阿里合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祖湯泰和三年進士
附贈資善大夫平陽府同知
女奚烈斡出仕至橫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勝堡遇大
兵至拒戰中流矢病創卧州人多不能至同行軍事推官王謹
收遺散之衆別屯周安堡葺缺樓堞守備花帽軍張提控言兵
勢不可當勸宜速降答曰吾曹坐食官祿可忘國家恩乎汝不
聞趙坊州以金帛子女與敵人終亦不免我輩但當力戰而死
至夜張親引數人持兵仗入脅斡出使降辭曰聽汝所爲。吾終

不屈遂殺之執其妻子出降諸力拒戰十餘日內潰鼓執亦不
屈而死節各贈官六階升職三等　又日照縣沙溝酒監將茂
先寓居諸城紅襖賊郭方三掠密州自稱元帥過其村居民相
率迎之茂先獨不肯方三怒執之已斷其腕大罵不屈賊不勝
忿復剔其目亂刃剉之至死尚不絕聲事聞詔贈武節將軍同
知沂州防禦使事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誼避諱改保大軍節度使襲之子也多
力善射泰和六年登進士宏詞二科累官太常博士遷咸平路
撫司經歷時宣撫蒲鮮萬奴有異志欲棄咸平徙曷懶路持勝
力止之萬奴怒杖之八十走告上京行省太平是時太平貳與
通謀口稱其忠而心不然署為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受萬
奴命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密約咸平治中

裴滿賽不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同伐萬奴事泄俱被害詔贈持勝中順大夫韓州刺史賽不鎮國上將軍顯德軍節度使公恕明威將軍信州刺史　及攻上京萬奴子鐵哥生獲同知留守溫廸罕老兒脅之使招餘人不從怒斫而死贈龍虎衛上將軍婆速兵馬都總管以其姪璺斯爲後特授四官

紇石烈鶴壽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性淳質軀幹雄偉初充親軍中泰和武舉調褒信縣副巡檢六年宋人圍蔡州請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城上諸軍大譟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千餘遂明解去鶴壽追之使殿曳柴宋人顧塵起以爲大兵至遂奔追襲至陳寨而還復取所據新蔡新息褒信三縣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戶從大軍出壽春敗宋人于渦

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眞滁二州及盱眙軍遂遷息州同知轉萬寧宮同提舉大安三年充西南路馬軍萬戶夏人五萬圍東勝引兵救援突圍入城兵解賜以銀綵遷尚方署令充行軍副統改行省左翼武衛軍皆爲都統轉馬軍副提控至鈐轄充都城東面宣差副提控貞祐二年父憂起復武寧軍節度副使破紅襖賊于蘭陵石城堌御史陳規奏其多掠良人詔行院拘括放之尋遙授武寧軍節度同知坐出獵縱火延燒官草改河平軍節副興定元年充馬軍都提控入宋襄陽界復授武勝軍節度同知睢州刺史二年攻棗陽三敗宋兵改歸德府同知三年奪宋石渠梁決去棗陽壕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遷授汝州防禦使四年宋扈大尉步騎十萬圍鄧鶴壽大出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賞自將餘衆日出搏戰宋兵焚營去鶴壽因被創遺

招撫副使术虎移剌答追及之殺數十人奪其俘而還詔加所請僕遷將士官爵以爲金紫光祿大夫武勝軍節度使毋憂迎復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于鄜州興定五年十月鄜州破興數騎突出城追及之鶴壽據土山力戰而死謚果勇　同時完顔六斤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大安中以蔭補官選充親軍調阜平尉遷方城令改通州軍事判官以功遷本州刺史頭之蒲察七斤執令北去挈家脫歸除臨洮府同知徙慶陽選保大軍節度使鄜城破自投崖下而死贈特進知延安府事節陜西行省訪其子孫以聞

蒲察婁室東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登第歷慶都阜平二簿以廉能遷中都右警巡副使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貞祐初授吏部主事改監察御史毋憂服闋充行省經歷

轉京兆治中遥授定西刺史充元帥參議官興定二年與元帥
承裔攻下西和州臼撤由泰州進兵抵棧道宋人恐銳來拒婁
室乘高立幟策馬旋走揚塵爲疑兵别遣精騎掩出其後宋兵
大潰乘勝遂拔興元進除丹州刺史再遷河中府同知權元帥
右都監河東路安撫使復取平陽晉安優詔獎諭進階賜銀綵
重幣遥授孟州防禦使與張資祿將兵救鄜州轉戰而至城破
死之贈資德大夫定國軍節度使謚襄勇勅行省求其屍以葬
張資祿咸平府人泰和伐宋從軍有功調易縣尉遷潞縣簿
貞祐初遥授德州防禦同知改泰州三年轉通遠軍節度同知
興定元年擢西寧州刺史賜姓女奚烈久之遥授臨洮府同知
兼定西刺史從都監阿鄰破宋兵于梢子嶺三年攻破武林關
以功最遥授通遠軍節度使五年復改隴安僉安二軍諸卿久

在行陣御下有法舊隸士卒多在京兆今正防秋關河要衝悉心備禦將兵救鄜州鄜州城破被執不肯降遂死。贈銀青榮祿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錄其二子烈山林泉升職一等陝西行省軍中用之

侯小叔河東縣人本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鎮威軍以勞補官元光元年元兵圍河中遷爲府判權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小叔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圍始解遷爲治中樞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威衆乞假符節俾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事提控吳德說小叔出降叱出斬之妻兄張先復從容言使保妻子怒謂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云出降縛於柱殺之。飯僧祭葬以盡親戚之情頃之密院遣都監訛論來議兵事因出城與訛論會石天應乘機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

駐樂李山寨衆兵畢會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盡棄輜重牌印馬牛雜畜死于雙市門小叔燒絕浮橋撫定其衆遷昭毅大將軍遥授孟州防禦使同知河中府事二年正月元軍十萬圍城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權副完顏賽不遣李仁智各率兵來援咸約夜中鳴鉦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昌與仁智不敢動復斂衆入城兵圍益急密遣經歷張思祖奔告于汴明日城破已死不得其屍或疑尚在後四十餘日中條諸寨無所統領乃詔推官豬阿外權領右都監命總其軍宣宗思小叔功下詔褒贈切責諸將治以不救河中之罪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豁略不事產業輕財好施善騎射與定中聚兵數千權領霍州事平陽胡天作承制加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略使詔遷

宣武將軍遥授寶昌軍節度副使元兵取青龍堡佐被俘署霍州守將隸元帥權環下環質其妻子佐乃與招撫使成天祐同謀殺環天祐疑佐妻子在環所若何對曰佐豈顧家者耶遂因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與平陽公史詠素不協詔徙沁州玉女寨同禹顯俱隸上黨公張開節制元光二年七月因救襄垣中流矢卒贈金吾衛上將軍錄其子爲符寶典書　禹顯雁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開累有戰功授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帥遂兒斛按察兒攻河東張開遣顯扼龍豬谷夾攻敗之擒元帥韓光國獲輜重甲仗甚衆追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顯將兵二百守襄垣八年不遷元大帥染河朔步騎數千攻之數四不能拔既而戰於玉女寨大獲開言於朝權

元帥府都監正大六年十一月軍內變城破被擒帥義之不欲加害以鐵繩鈐之鬪上窯公軍復振𢹂與部曲二十人遁去將往從之元兵四向追躡匿山寺中被執不屈而死時年四十一

張邦憲字正叔泰州人登正大中進士爲永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將驅之北邦憲罵曰我進士也蒙朝廷用爲邑長可從汝曹反耶遂遇害　時彭城民劉全率鄉鄰數百避兵沭溝推爲砦主元兵至徐盡俘老幼質其父來招全縛其人送州因竊父而歸徐帥益都嘉其忠承制授昭信校尉遥領彭城縣尉後遇國用安以其不附已見殺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寧元年特恩第一授鄜州洛郊主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興定三年減價衡白行省開倉賑貸

全活甚衆後因地震城圮夏人乘釁入侵衛車審部士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立生祠再辟原武令未幾入爲尚書省令史轉戶部主事拜監察御史上言哀宗姨郕國夫人。不時出入宮闈。干預政事、聲跡甚惡。自是非被召。不敢輒進。又論慶山奴守盱眙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無以謝天下詔降黜之又數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之罪其女在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再言溫果可罪當貶逐無罪則臣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別。但爲兩可之理。上爲動容出溫汝州防禦使未幾擢衛右司都事改樞密院經歷遷潁昌武軍節度同知丞相猜不復叅爲陝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正大初河間許古詣闕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上問爲誰。

乃以衛尉八年授喪還京起復秦藍總帥府經歷天興元年二月關陝行省從鼎兀典等敗於鐵嶺衛未知諸帥存歿招集潰軍以須其至送爲兵士所得欲降之不屈臨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使招降洛陽辭以我識何人爲汝招之兵知不可誘欲捽其巾幘月大呼終不肯屈望闕聘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刀自剄年四十六

馬慶祥字瑞寧本名習禮吉思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以馬爲氏後徙家淨州天山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爲人智辯通六國語大安初衛王始通問於元遴爲副使還授開封判官內城之役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未幾元兵出陝右命副完顏仲元爲鳳翔府路兵馬判官元光元年元將萌古不花來攻行省檄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自分必死命畫工肖貌付其

家人以行明日遇先鋒于渝水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元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諭麾下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皆應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兵圍數匝擁以行欲降之諸言往復慶祥與謙及其子嗣亨俱不屈而死時年四十六仲元與屍歸葬鳳翔普門寺之東事聞與謙俱贈輔國上將軍慶祥恆州刺史謚忠愍謙彰化軍節度使嗣亨追遠將軍鳳翔府判官棣州金勝堡提控伐散胡沙亦死贈銀青榮祿大夫正大二年哀宗爲立襃忠廟與王清田榮李貴王斌馮萬奴張德威高行中程濟姬玘張山等十三人皆列從祀仍錄其孤

完顏彝字良佐豐州人小字陳和尚系出蕭王諸孫父乞哥泰和南征以功授隴州同知宋復隴州戰歿於嘉陵江從兄斜烈名鼎字國器畢里海世襲猛安以善戰知名自壽泗元帥轉安

平都尉鎮商州威望甚重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得歐陽修子孫。俾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貞祐中彝爲元兵所掠其帥甚愛之寘帳下時母尚留豐州鼎事之甚謹彝在元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帥以卒監之至豐即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舉家南奔元兵追之由他路得免兄弟共輓鹿車載母渡河宣宗授鼎都統彝補護衛彝天資高明雅好文史人以秀才目之未幾轉奉御從鼎壽泗帥府充宣差提控佩金符鼎辟太原王渥字仲澤者爲經歷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得師友之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通其大義遇軍中無事於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如也正大二年鼎落帥職爲總領屯方城復隨以往凡軍中事皆預知之鼎一日病不出鎮防軍葛宜翁素凶悍與李太和相毆訴于彝彝

不直宜翁量加笞責宜翁因恥受杖死其妻訟爲故殺當以大辟聚書獄中讀之期年彝病愈節提兵而西入見哀宗怪其瘦甚未幾遂卒上聞亟馳赦彝諭以汝兄死矣吾一名將今故曲法赦汝他日倘發立功國家待汝力始以我爲不妄赦矣彝泣且拜退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元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命爲前鋒卽沐浴易衣若將就木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而言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謀克自此名動天下時忠孝軍皆回紇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很凌突最號難制以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給常料外秋毫無犯街曲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

八年有飼同谷之勝自刑徒未五年遷爲樂僻中郎將坐與同列私議移剌大將軍蒲阿無持重之略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則不復計國家積年兵力皆爲是人破除盡矣蒲阿聞之置酒會諸將謂以故舍短長我誠有之否徐應曰有蒲阿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今逐復入鄧州留於閣鄉南十五里乃行葬亦隨而往九年正月三峯山敗城破縱軍巷戰敵欲降之斫足折脛不爲屈割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絕自言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若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塑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

楊沃衍本名斡烈朔州靜邊官莊人少爲北邊屯田小吏元兵

入境率本族唐和廼刺部入保朔州南山茶杷溝有衆數千推
沃衍爲招撫使號其溝曰府徙燕日集轉走寧與武朔寧邊諸
州朝廷遣人招之與衆來歸宣宗南遷次淇門聞之甚喜授武
州刺史武州屢經殘毀貞祐二年元兵來攻死戰二十七晝夜
不能拔乃退以功擢本州防禦使因度武州終不可守令遷其
軍民駐岢嵐州升爲節鎮即以爲節度使諭以益勵忠勤與宣
撫司協睦保安軍民旣奉詔以身許國曰我大丈夫必死王事
不死於家三年奉旨屯涇邠隴三州沃衍有軍九千分爲十翼
五都統親統者十之四與夏人戰俘斬幾二千獲馬八百餘匹
器械稱是興定元年賜姓兀林答未幾遙領通遠軍兼鞏州管
內觀察使將兵五千從元帥白撒伐宋出鞏州鹽井至故城遇
夏兵三百擊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宋兵六千凡三隊

進軍分擊逐北三十餘里斬首四百級生擒人馬甲仗尋復得
散關二年正月報捷上大喜遙授知臨洮府三年武林關之捷
功又居多元光元年遙授中京留守俄拜元帥右監軍世襲納
古胡里愛必剌謀克二年春元兵游騎數百掠延安而南約陀
滿胡土門以步軍會戰胡土門宿將常輕沃衍遂失期沃衍獨
率兵追之野豬嶺獲四人而還欲斬胡土門諸將哀請乃釋之
俄而兵大至駐德安寨復擊走之未幾元兵攻鳳翔還道出保
安遣提控完顏查剌破于石樓臺前後獲馬二百符印數十詔
有司論賞時元兵聲勢益振既破西夏長驅入關所至望風降
附獨沃衍尚率其部將劉興哥往來邠隴間屢戰屢勝故元軍
不能東陝西行省檄令清野不從嘆息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
所食遂隔大澗奮勇使民畢麥事正大二年進左監軍八年冬

合達蒲阿入鄧州留沃衍守闗鄉先是宣宗時遣宣徽使與敦阿虎使元元臣示以與地圖我不從商州則取與元路入汝界阿虎還奏甚憂之詔令取洛南路入商州備上津與武仙相犄角諜知元兵由豐陽而東遂合元軍相遇於五朶山下聞禹山戰敗憤云不早參政蒙國厚恩握兵柄失事機不能禦戰乃縱兵深入尚何言耶後三峯山敗沃衍走鈞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劉勝降元請招沃衍元帥質留奴令勝見沃衍道元帥意當授大官沃衍初以善言慰撫覽前拔劒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汚我耶遂遣諸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時年五十二　與哥鳳翔虢縣人起於羣盜人呼曰熱劉後於清化戰死。元兵至。酹酒以弔。西州耆老語之至爲

泣下。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登策論進士累官翰林待制貞祐二年遷知中山府三年改臨洮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程陳僧等誘夏人寇臨洮圍城半月城中兵數千粟且不支衆皆危之胡土門日為開諭禍福皆自奮其黨二十人欲為內應因捕斬之梟首城外賊四面來攻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遂遁去四年改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進元帥右監軍興定二年為絳陽軍節度兼管內觀察使權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修城繕甲積芻糧以備戰守民以為撫循鼎關之遺以昔日元帥始鎮河中惠愛在民移旆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坐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邇來傳聞治政太剛

科徵太重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元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旰昃之憂下以爲河東長城之託書至以前李革在平陽隱忍不言遂至於敗乃上言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治隰吉積芻糧爲捍禦之計政令煩急皆有怨言遂貽行省之憂自聞訓諭內自悛悔外加寬撫庶幾少慰衆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過河則又譁言師臣不盡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臣實拙繆無以服人朝廷得書謂欲以計去晉安遣吏部尚書完顏閭山代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遂失河東三年八月以太常卿權簽樞密院事知歸德府事正大三年復爲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降不應跪亦不從以刀

亂斫其脛。終不爲屈。遂殺之。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錄用子孫　妻烏古論氏胡貴伯祥妹仕宦中榮舉藉甚崔立之變謂家人曰吾夫不辱王事。我敢辱夫與家乎。卽自縊一婢從死。

內族撒合輦字安之宣宗朝累遷同簽樞密院事病篤之夜英王盤都先入侍皇太子後至東華門已閉都點檢徒單合住奏中宮得旨領符鑰啓門見皇太子令解合住佩刀命輦佩之哀宗遂入明日卽位大見親信正大元年超升二品同判大睦親府事諂事君上敎哀宗以騎鞠明惠皇后嘗傳旨戒以毋犯不饒四年元兵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石與賚不及司諫陳規御史烏古論四和完顏習顯等同入議西事勸上靜以待之上曰方春北方馬羸秋高大勢併來何以支持朕已諭合達蒲力次一戰矣卿等以爲何如規謂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臣嘗

任陝西近年又歷到兵將冗懦恐不可用未如聖料實不力主和議言今已遣和使可中輟乎四和奏二人言皆非是所近至陝西軍士勇銳皆思一戰習顯從而和之上首肯至八月朝廷已得清水之報令有司罷防城凡軍需租調不急一切權停上諭孫曰諺云水深見長人朝臣欲我決戰汝獨云云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帝嘗言汝可用可謂知人矣未幾規與李大節赤盞尉欣皆言其交結中外久在禁近招權納賄上不得已出為中京留守兼行樞密院事朝論以為快九年正月戊子元兵破河中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縣河有石底歲旱水不盈丈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是後縣廢為鎮宣宗南遷常以此路為憂每冬戍以洛陽一軍元兵聞之藝夸以濟諸軍二月乙亥立砲攻城洛中初無軍

得三峯潰卒三四千與忠孝軍守禦輦雖病疽不能軍同知溫廸罕斡朶羅主軍務巡城犒軍有大事則就輦稟之三月甲申忠孝軍百餘入宅强擁輦出奔不得已從之并以官屬及其子自隨纔出南襄城門軍士覺之閉外門矢石亂傷人馬輦知不能出仰呼求救明出奔非已意軍士復迎入宅鎮撫官縛出奔之黨已斬三人輦親爲乞命得免乙酉斡朶羅賷金帛出北門如前犒軍之狀軍士及將佐隨而去者三四百人少頃輦僚佐同知叛降有縋下城者斬凡斬三四人方止妻獨吉氏平章千家奴女護衛銀朮可之妹自幼動有禮法閨門肅如度城必破語夫曰公本無功能今爲外路第一等官受國恩厚如此不幸病不能戰設若城破當率精銳盡死報國幸無以我爲慮撒合輦出巡城獨吉氏取賷貨。先散家人。次取平日衣服粧具玩好。

布之臥榻。艶粧盛服。過於平日。口戒女使。我死則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圍舉火焚之。無使兵見吾面。言訖。閉門自縊。年三十六。撒合輦從外至。聞之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丙戌夜城東北角破。輦率死士奪南門出不果。投壕水死。

強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極醜陋。而膂力過人。興定初從華州副都統安寧復潼關有勞。使監郃陽酺後。客洛下選充官軍戍陝。鐵嶺軍潰被執。從都尉烏林答胡土歸中京。撒合輦死元帥左監軍任守貞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守貞又死鄭州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爲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復被圍。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募壯士得五千人。赤身而戰。往來救應大叫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罄錢爲鏃。得元

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禦發之。創遇敵砲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仲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駝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人得一臠。如百金之賜。九月元兵退百里外閏月復攻兵倍於前又一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拜仲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二年二月仲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誓以死効三月中使至以仲便宜從事乃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五月元兵復來陣於洛南仲陣水北有將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仲降仲責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既不能勤王遺令名于世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爲留守誓以死報國遂躍而射之帥奔陣率步卒數百奪將仲軍一旗手獨出拒之殺數人即手解都統銀符佩之士氣復振初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所謂之迷魂

擒元兵以五百騎追之仲率部下二百鼓譟而出元兵退六月行省胡土既走鄜坊都尉獻西門以降仲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仲詬不遜宛轉不肯進強被之及中京七里河將見大帥塔察兵卒相謂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以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仲不從左右力持之仲反拗頭南向遂殺之。

姬汝作字欽之端修姪孫父懋以蔭試部掾至尚書省令史汝作讀書知義理性豪宕不拘細行平日以才量稱正大末避兵崧山保鄉鄰數百家衆奔事之後徙居交牙山砦會近侍局使烏古論四和撫諭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撫使佩銀符使入汝州汝州當殘破後初以實徵同知張楷爲防禦使自擒不

能服衆以州事托靑陽總帥呼延實實本趙城人楊沃衍部曲以戰功至寳昌軍節度使復因城破而降以張宜差者管州事三月鈞州潰軍柳于戶入州張逃去柳遂據之及汝作至元兵雖去徙登城乃爲招集散亡復立市井元兵屢招降不從數戰互有勝負已而兵復來攻汝作親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閒道奏聞哀宗宣諭此州無險固可恃汝乃能爲國用命授以汝州防禦同知得便宜從事其地南通鄧州西接洛陽東出汴京三面供億使傳不絕然呼延實在靑陽爲總帥忌汝作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實欲遷州入山言不久元兵必破汝作謂糧儲尚多四面潰軍日至此皆經百死激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何故棄之互爲議開有相圖之隙詳議官楊鵬諱諳曰外難未解而須私忿乎實乃還山鵬因勸汝作納奏乞死守此州以堅軍

民之心共冬戰于襄郏得馬百餘士氣頗振遂以汝作爲總帥
不復與賀相關矣天興二年六月上在蔡州遣使徵兵入援先
是州人爲邏騎所擾農事盡廢城中糧亦垂盡會中京破部曲
私議有啓亡之僭謀以城降慨汝作不敢言復白還州入山汝
作怒曰吾家父祖食祿百年今朝廷又以帥職委我吾生爲金
民死爲金鬼汝輩言避於山非欲降乎有再言者斬至八月塔
察將兵攻蔡經汝州州人梁皋遂亂與故吏温澤王和七八人
徑入州廨殺汝作時宣使石珪因饑充洛陽破敗及强伸死節
事以路阻留汝州皋反走告汝作積糧斛不恤軍民衆怒殺之
珪懼乃以皋權汝州防禦使行帥府事脫走入蔡事聞哀宗嗟
惜遣近侍張天錫贈以昌武軍節度使子孫世襲謀克仍詔登
封帥范真討皋真令麾下李某以撫諭軍民爲名皋知圖已陰

爲之備李術蓨不敢發天錫至館于望松樓毒殺之舉後爲元兵所殺楊鵬字飛卿素能詩

馬肩龍字舜卿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與中府者號與中馬氏祖大中金初登科節度全錦兩州父成謚明昌五年進士爲京兆府路統軍司判官肩龍幼入太學善詞賦有聲宣宗初有誣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人不敢言其冤肩龍獨上書言其有將帥材人罕過之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其死留爲天子將兵書奏上問汝與從坦交分最厚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宣宗感悟赦之授肩龍東平錄事委行省試驗罕相侯摯與語不契留數日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搜篋中得馬軍糧料名數及利害數事疑爲姦細繫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鳳翔元帥愛申知其可與謀事遺書

招之　愛申一名忙哥本號縣鎮防軍累功遷總領李文秀救秦州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而愛申在軍中有罪當死宣宗問元帥有知申者奏此人將帥材忠實可倚即命赦之以爲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四年春元兵西來擬以德順爲坐夏之所城中惟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人甚危之有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禾速嘉國鑑語以吾城可全德順決不可守往則必死有龍曰我已知之然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今以知己故不得不爲之死耳乃舉行槖付族父明爲死別冒險而去旣至不數日愛鬩假有龍鳳翔總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之凡攻守二十晝夜力盡同死于難時年五十三詔各贈官配食襃忠廟

术甲脫魯灰上京人其先有開國功世襲北京路宋阿答阿猛

貞祐二年宣宗遷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從上嘉特授御前馬步軍都總領宋人將南鄙命同簽樞密院事時全將大軍南伐脫骨厥率本部壓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遷授武昌軍節度使元帥右都監行蔡息等路元帥府事邏卒擒宋人當牧越境者法當械送脫骨厥以國家境土日蹙民力彫耗幸邊無事人得稍息若戮此曹則邊釁復生兵連禍結乃釋之以絕兵端哀宗即位授鎮南軍節度使蔡州管內觀察使行戶工部尚書時元兵入陝西上章曰宋人與我爲讐頃以力制自保非其本心今元兵入陝西河南出師轉戰連年不絕兵死于陣民疲于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接盱楚紅襖賊李全巢穴爲一宋人諜知與全乘虛而入腹背受敵非計之得臣已令所部沿邊警斥以備非常宜敕壽泗帥臣謹斥候嚴烽燧常若敵至上是而行之

二年秋傳言宋人將入侵農司令民先期刈禾脫魯灰曰民所恃以仰事俯育及供億我國家者秋成而已今使未成而穫國何以仰民何以給敢遣軍巡邏聽民待熟宋人卒不入又得諜報光州汪太尉將以八月發兵來取眞陽請籍丁男以備脫魯灰曰此必姦人聲言使吾民廢務不可信我視太尉惟怯人耳寧敢爲此已而果然叛人焦風子者沿河南北屢爲反覆朝廷授以提控之職令將三千人戍遂平四年春謀率其衆入宋脫魯灰策之伏兵數千郾陽道賊果夜由此出發而殪之七年元兵攻藍關至入渡倉而退舉朝皆賀以爲無事獨言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境屯戍元兵若由散關入興元下金房繞出襄漢北入鄧鄙則大事去矣宜與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唇亡齒寒

彼必見從據其險要以觜不然必敗是秋以授小關于元帥屯商州大吉口九年春從行省參政徒單吾典將潼關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元兵邀擊之士卒饑凍不能戰而潰脫啓灰被執不屈妝假刀自殺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三終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忠節三

馮延登 女妙真　徒單益都　劉均 粘合荆山 王賓 王進

烏古孫仲端　烏古孫奴申 蒲察琦　張天驥 女舜英

赤盞尉忻　楊達夫　烏古論黑漢

完顏仲德　烏林荅胡土 蔡八兒 毛佺等　郭蝦蟆 粘葛完展

完顏絳山　畢資倫　張天綱

馮延登字子俊吉州吉鄉人世業醫以幼穎悟令事舉業登承安二年詞賦進士調臨真縣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辟寧邊令大安初七月雹害稼發粟賑貸全活甚衆貞祐二年補

尚書省令史尋授河中府判官改平凉行省左右司員外郎與
定五年入為國史編修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
翰林修撰奉使夏國回就充接送伴使正大七年遷國子祭酒
因善應對假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朝見于虢
縣御營元主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人曰彼于
事者遂令招降不然殺汝對曰臣職惟奉使豈令招降今越職
必死。招之不從亦死。不若即死為愈。明日復問汝何思之不所
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又明日乃云汝罪當死但古無殺
使者理汝變汝鬚髯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
不動命拘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復官祭酒歷禮
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元兵圍汴京倉卒逃難為騎所
得欲擁而北行延登辭情慷慨誓不受辱。躍入城旁井中。年五

十八　女妙真適進士張憶爲洛川主簿元兵入鄜延守臣以西路芻粟輸不時至檄憶詣平涼督之時延登正任行省憶欲偕攜以往辭曰舅姑老矣予行妾留奉養十一月洛川破妙真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並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箕箒義不從辱即攜三子赴井死時年二十四縣人從而死者數十人憶歸發井得屍瘞于縣之東郭外

徒單益都與粘合荆山時稱忠良之士益都累官延安總管正大九年正月行省事于徐州到官纔三月徐邳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率所部三千人出降州內兵甚少乃籍州人及運糧埽兵得萬人乙巳元兵傅城燒南關而去侯進時爲京東行省以千人來襲二月庚申未明坎南城而上守者皆散走城中喧呼元兵已入南門益都聞之不及甲率州將夜直兵三百由

黄樓而南力戰禦敵亂定遷賞有差自是軍勢稍振復奪敵所據張益波攻蕭縣破白塔戰于土山救彼俘老幼五千還徐既而進亡命駐靈璧政與亦虛爲元所害嫡容自歸復撫而納之與留徐政還邳州久之城木空虛政亦廢𣇈二子兩姪爲軍將顔伯沛軍民所用青州人王祐爲帥兵總領將千七百人有過皆不責治故亦横恣因與河間張祚下邑令李閏義勝都統封仙進授永州刺史成進忠輩謀以六月丁巳夜燒草場作亂祐恐事不濟亟白張興與同事興推祐爲都元帥復懼祐圖已并祚皆殺之因大掠城中益都先夜挈妻子縋城而出壬戌國用安率兵至徐執興與其黨十餘人伏誅遂以封仙爲元帥兼徐州節度使益都窘無所歸乃奔宿州節度使紇石烈阿虎不納與諸將駐于城南宿有鎭防軍逃還阿虎疑爲叛歸亦不納

城中鎮防千戶高𡸁所結小吏郭仲安謀執徐州將士內外相應以取宿郎授楊妙真甲戌夜半仲安開門納徐軍總領王德全及妻弟商元哥與東面總領劉安國入城擒阿虎父子殺之詔益都主帥府事益都不從曰吾國家舊人為將帥亦久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豈有奪人城池以降外方乎郎曰孝官吏行至穀熟東遇元兵不屈而死

劉均河南林慮人正大中為亳州觀察判官與節度使粘合荊山同為守禦天興元年正月元兵游騎自鄧至亳鈔鹿邑管于衛真西北五十里時太康諸縣皆降鹿邑令商埒齊與衛真令楚珩咸知大勢不支明諭縣人以避遷之意一同走亳二邑皆降亳城止有單州兵四百人號鎮安軍皆紅襖餘黨力盡來歸變詐反覆提控楊春都統戴興屯已六年反假遷民為軍防之

元兵臨城荆山與均恐𥚃丁壯爲軍并修守具元兵北還乘間
縱民收麥民得出輒逃城爲之空因遣將領分往招之并將領
亦不返乃請于歸德帥府得甲騎百餘既至春與與疑爲謀已
至夜掩殺殆盡荆山出走衛眞州中豪貴恐被剽掠有劉堅者
初爲大兵守城被擒囚獄春乃出之使爲宣差同歸于元五月
乙巳元石總管入亳改州爲順天府以春爲總管與爲同知劉
順治中留党項軍千人守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令李用宜不降
春質其妻子竟不屈而死副提控邢某剛直衛理將士嚴憚之
時方臥病聞春亂流涕不自禁至是遣人舁致之邢指春大罵
慚恧無言春欲害荆山家邢力勸止且令給道路費送之出城
邢尋病卒二年四月元將忒木解攻歸德春遣與提精卒往赴
獨與殘弱者守城亳州人王賓反正復以荆山爲帥春渡河北

遁既而推七斤爲亂又殺賓朝廷不得已拜七斤節度使就其兵仗入蔡八月劉順仍攻七斤殺之鎮安軍復怒州人殺其家屬名元兵來攻不能拔殺屬縣民渡河而去既而春復攻亳入據之至六月宋兵復來春乃脅均同降均佯應之歸其家取朝服顧妻子曰我起身刀筆仰荷上知始列朝著又佐大藩死亦足矣今則顛已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卽仰藥而死春遂出降劉堅奔北　王賓字德卿貞祐二年進士調蘭陵主簿辟虹縣令入爲尚書省令史坐事罷歸爲人外若曠達內謀甚深遠遇楊春爲變與節度判官王進魏節亨呂鈞約城中軍民復其州遣節亨詣歸德以聞哀宗嘉之授進節度使賓爲同知節亨副使鈞觀察判官遷蔡之日賓率迎于州北之高安與語大悅恨用之晚擢爲行部尚書世襲謀克上初至

亳留參政張天綱會計忠孝軍家屬口糧就遷有功將士將亳之糧儲不廢軍士怨賓等常各借適又徵民運鐵甲糧粳入蔡皆不欲行鎮防軍崔復哥王六十之徒作亂窺天綱與賓等於一樓上銓次立功等第擐甲譁譟而登天綱問曰爾欲見殺容我望闕拜辭賊曰無預相公郎執賓及呂鈞往市中鈞且行且跪涕泣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呼但殺乃並害魏節亨并節度判官孫良觀察副使孫九住天綱以便宜授復哥節度使權所運物人心始安王進本起軍伍前為譙縣尉散家所有以濟貧民荆山道山間道入汴納奏自誓必死賞以物不受既至以勞授前官賜以白金亦不受一時甚稱之又宿州衆僧奴下宣差李喜住將往歸德進糧還聞亳州亂詔為振武都尉將兵三千應援遇元兵步騎十萬圍亳衆寡不敵獨與三人間道入城王進

即付以兵元兵攻八日不能下五月上予兵退六月壬辰車駕舟行至亳欲喜住扈從入蔡進奏臣不知治體乞留喜住此州若去亳即不守詔以爲集慶軍節度使便宜從事進領帥職七月進亦被害喜住先往城父督糧聞亂遂不敢入後投于宋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爲人樂易寬厚知大體泰公好善獨得士譽宣宗時累官禮部侍郎與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謁見元太師木華黎已留延珍不行獨仲端往逾大漠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城見元太祖皇帝致使事乃還朝廷嘉其勞進官兩階延珍進一階歷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爲御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權參知政事奏知開封完顏麻斤出吏部郎楊居仁奉使不職辱君命失臣節宜從禮弊誅之尚書省具獄詔免死除名會議降大軍事及諫太后

奉佛法亡家敗國之語上怒貶同州節度使哀宗將遷歸德召爲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自度事變不測與同年裴滿思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因爲一詩示之大槩爲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如人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一死耳書畢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返而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遂有崔立之變子仲愛實嘗爲護尉奉御語在官奴傳思忠字正之本名蒲剌篤仕汝州防禦使

烏古孫奴申字道遠由譯史入官性伉特敢爲有直氣嘗爲監察御史以事糾罷中丞完顏伯家酷烈例士聳然後爲左師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東遷爲諫議大夫留汴京居守崔立之變同裴滿阿虎帶完顏珠顆咸自縊阿虎帶字仲寧珠顆字

仲平皆女直進士時不辱而死者叅御完顏忙哥大睦親府事烏古孫端大理裴滿德輝副管宮掖石副點檢完顏阿撒叅政完顏奴申之子麻先楚立講議所于汴受陳言文字選朝臣蒲察琦并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十七人領其事

蒲察琦者名阿憐字仁卿棣州陽信人性沉靜好讀書知古今事試補刑部譯史掾承兄世襲謀克正大六年辟秦藍總帥府安平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統兼知事其冬小關破事勢已迫琦皆與合典區處軍事不離左右令避矣不肯言業已從公死生共之尚安所避素與同事元好問善勸其改節琦謂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今但以一死付公因泣謝而別其母完顏氏素稱孝謹適夢有人潛伏梁間仰跪而言兒意正在此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止之母令勿勸。兒所處是矣。仰自縊。時年四十餘

張天驥字元吉五臺人起家畎畝至寧元年登第調汝陰簿雎州司候遷封丘令興定初辟爲尚書省令史時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獨天驥不少假借尋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論外戚就與夏國使者會同館私自貿易失大臣體且取輕外方太后怒之出爲汝州防禦同知驛名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未幾入爲右司員外郎轉京兆治中尋知衛州行六部尚書事慶陽圍急充宿州總帥牙古塔經歷官以救之圍解從別帥守邠州帥欲棄邠而東力勸止不從帥坐逮天驥降職尋有訟其冤者即召爲開封府事旬月復右司員外郎母憂起復舊職遇崔立變被刼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其女舜英頗讀書知義理年二十三適進士張伯豪夫卒仍歸謁醫救療刲股以進天驥嘆曰吾幸得死兒女曹尚欲活我耶竟鬱鬱以死

舜英葬其父明日亦絕脰而死天驥沉靜寡言不妄交遊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省不爲阿附重以賢女孝行一時人士稱之以爲不及。

赤盞尉忻字大用上京人當襲其父謀克不願就中明昌五年策論進士選爲尚書省令史吏部主事監察御史言諸王駙馬至京師私買諸物失朝廷體有詔禁止遷鎮南軍節度副使息與丹州刺史耕鞠場種禾合穗進之于朝特詔褒諭轉鄭州防禦權許州統軍使丞相高汝礪嘗薦其才可任宰相元光二年正月召爲戶部侍郎二月以戶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詔諭近臣尉忻資禀純質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令相之國家必有望汝輩當效之也正大元年五月拜尚書右丞哀宗欲修宮室尉忻極諫以臥薪嘗膽爲言上悚然從之五年致仕居汴

遇崔立變名家人付以後事望睢陽慟哭以弓弦自縊而死。時
年六十三一子名董七沒于兵開弟秉正字正之
楊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素有才幹歷任可
紀名補省掾坐草奏字誤降平凉府判官轉鄠縣主簿事從簡
易吏民樂之因愛其山水之勝且將方多難棄官隱居因家焉
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元兵至徙民東入關與衆偕行及
谿遊于州北之橫嶺爲游騎所執將褫其衣挺然直立略無所
懼大言我金國臣子。不幸進退無路。不過一死。忍。褫衣以。辱天。
日耶。遂見害。時有兩山潛伏之民竊觀者皆相告曰若此好人
異日當作我橫嶺之神爲之立祠
烏古論黑漢初以親軍入仕爲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二年
唐州刺史內族斜烈病卒鄧帥以蒲察都尉權州事宋軍圍唐

州權多爲鄧取之食鎮防軍馮總領甄改任爲變殺蒲察都尉仰以黑漢權刺史行帥府事既而鎮防軍謀歸宋惟裕州大成山張都統一軍五百人不從乃與鎮防軍爲敵鎮防不能勝乘老幼奔棗陽宋人以故知唐之虛實命鄧帥移瑗以城叛遣晉招黑漢同歸宋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撫率兵攻唐鄂司王太尉繼至攻益急黑漢遣人求救京宗命權參政烏林荅胡土領忠孝軍百人就徵西山招撫烏古論換住黃八兒等軍赴之胡土率兵至唐宋人欲避縱其半入城夾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換住死焉既而城中糧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咸感其誠爭殺妻子官屬議欲降與張都統執議益堅總領趙醜兒齊與馮總領謀私納王安撫入城張都統請馮議事仰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醜兒內不自安乘夜開西門納宋軍

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旦至午宋軍大敗復出大呼醜兒併力殺大成山軍大成軍既敗宋人獲黑漢脅使降不屈爲所殺其得脫十餘人總領移刺望軍女奚烈醜定走蔡州皆得遷賞後俱死于甲午之難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谷懶路人少穎悟不羣讀書習策論有文武才試補親衛軍尋不廢業泰和三年登第歷仕州縣貞祐用兵辟充軍職嘗爲元兵所俘不踰年盡解其節因率諸降人萬餘來歸宣宗召見授邳州刺史兼從宜邳爲敵衝難守賴以增築城壘匯水環之守因以固哀宗初遷授歸德同知轉徐州行院同簽樞密事徐城三面皆臨黃河南獨平陸至則疊石爲基增城之半復浚隍引水郡民以安正大五年改行關陝以南元帥府事以備小關方與前帥奧屯阿里不酌酒更代元兵猝

至長驅而東有司劾阿里不素之守禦之策非皆死仲德上書自咎元兵越關之際符印已交臣請受戮上義之止杖阿里不而貰其死六年移知鞏昌府兼行總帥事時陝西諸郡已殘困招集散亡得軍數萬依山爲寨屯田積穀人多歸之八年四月詔改仲德鞏昌行省授以虎符銀印天興元年九月拜工部尚書陝州行省參知政事遇元兵新取州已殘破仲德復立山寨安撫軍民蠟書徵入救援諸路皆觀望不進或中道輒潰乃獨提千人歷秦藍商鄧擷果菜爲食間關至汴適上東遷妻子留京師五年不入其家竟邀宋門見上知欲攻衛州叩馬力諫元兵在河南而上遠徇河北萬一無功得完歸乎國之存亡在此一舉願加審察不若西幸秦鞏山巖深固糧餉豐贍安居守險命帥臣分道出戰然後進取與元經略巴蜀此萬全策也言雖

不用然素惡其名且察其赴難進拜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及
獨至歸德復以仲德行尚書省于徐州既至遣人與國用安通
問沛縣卓翼孫璧中者初投用安用安封翼為東平郡王璧中
博平公升沛縣為源州至是來歸畀以舊職令統河北諸砦行
源州帥府事徐守王德全畏仲德用安累檄入援不赴至是遣
人納欵求赴歸德仲德留之不遣云徐州重地德全不宜離鎮
心乃懷疑仲德日觀書亦無兵衛自防初完顏忽土以遙授徐
州節度往督嚴祿軍于永州北保安鎮時祿已為從宜在碭山
數年又得士心忽土到軍士不悅二月辛卯夜遂為魚山總領
張瓛崔振所害徐州去保安百里仲德累議討之德全不從即
傾麾下并勤卒民兵得三百人徑往魚山會忽土下經歷吏部
郎中張敏修以軍變督祿降比祿佯應之陰召永州守陳立副

治撫郭昇會諸義軍赴保安鎭誅作亂者軍夜至祿遣欽修名獄振討事二人不疑皆至及其黨與皆爲祿所殺事已反正仲德以便宜令祿權行元帥左都監就佩忽土虎符撫安軍民而遣朝廷授祿遙領歸德知府兼行帥府事未幾元將阿术魯兵至保安祿夜遁遂投漣水欽修入徐又有曹總領者益御馬東行詣論行省討之時仲德已殺賊德全欲功出已復殺曹黨四十餘三月阿术魯攻蕭縣游騎至徐德全馬悉爲所邀以失馬夜始議救蕭遣張元哥苗秀引率騎八百以往迷及交戰元哥退走元兵掩之皆爲擒殺蕭縣遂破乃因失律執德全幷其子殺之餘黨之外一無所問闔郡稱快五月詔仲德赴行在代以林燃兀典行徐州省事郭恩爲總帥兼節度使官屬以蕭察官奴爲亂懼爲所紿勸勿往果得其詐六月詔議遷蔡仲德雅欲

不上西幸因贊成之至察御省院事無鉅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志甚堅銳會近侍左右久困睢陽今幸卽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爲上言西行不便仲德每深居燕坐瞑目太息以不得西遷爲恨及上命有司修見山亭同知衙爲遊息之所仲德諫以自古人君遭難播越必痛自貶損務求克復舊物況今諸郡殘破保完者獨此一方其公廨何敢整宮開萬一方之野處露宿則有加矣切恐遠近聞之人心解弛不足以濟大事上遽命止之扈從諸人苟一時之安以爲可守故上無他意會忠孝軍提控李德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月糧不優仲德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上諭以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可加容忍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軍士間

之不敢有犯初有司定減軍糧人大怨望上聞之欲分軍爲三上軍月給八斗中七斗下六斗復怨不均仲德謀立射格自是上中軍輒多獲人益爲勸時以祭受國丁男皆乘城仲德妻尚在汴聞推立變門毀其容服攜妾及二子走蔡語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爲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因率諸命婦自爲一軍親運矢石于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仲德守蔡營壘糧備未嘗一至其家撫存軍士務得其歡心將校有戰亡者親臨賻祭哭之盡哀己丑西城破仍於城上立柵兩軍相去僅百餘步仲德摘三面精銳日夕禦戰終不能技三年正月庚子朔元兵以正旦會飲鼓吹相接城中饑窘嘆而已時四帥三都尉已戰沒餘總帥以下盡出禁近至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戍申大兵鑿西城爲五門仍督軍鏖戰及暮乃退來日復來又率

精兵巷戰自卯及巳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因語將士。君亡吾事畢矣。遂赴汝水妻亦自盡。從之者參政孛木魯婁室總帥元志元帥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仲德狀貌不踰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護諱之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門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素貧敝衣糲食迄于終身雅好賓客及薦舉人材凡有寸長極口稱道其掌軍務賞罰明信號令嚴整道不拾遺故所至軍民樂爲之用至危急死生之際無一士有異志者。南渡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一人而已。

烏林荅胡土初爲都尉戍潼關先于正大八年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師聞元兵徑渡自坡而遁少室山夜至少林寺將登封縣官民已遷太平頂御衆使人紿以吾率兵赴汴京軍中家屬

輜重欲留此山因措縣官下山使之前導一軍隨之而上山既險固糧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尋縱軍下山劫掠居民甚于盜賊旁近一二百里無不被害胡土畏變知而不禁所劫牛畜糧糗亦分有之又懼人議已乃出榜募人救獵得釋人稱賊號武錄事等二十餘人皆不逞之徒隨募而出促令赴軍行及盧店即行劫械至杖之二百人無不竊笑者七月恒山公武仙參政思烈兩行省軍屯登封城南大林下遣人約之入京胡土百計不肯下不得已乃分其軍四千與思烈俱東入月三日兩行省軍潰于中牟胡土狼狽上山惟殘卒三十餘此外偏裨無一至者十二月思烈徵兵同保洛陽又遷延不行檄以彼前逗遛自有典憲語不汝容胡土懼乃挈妻子及軍往中京留其半山上以為巢穴天興二年三月思烈病卒留胡土代行省事六月敵

勢益重胡土即領輕騎挈妻子棄城南奔遂失中京旣而走蔡州上台兒慍悶而心薄之會唐州兵敗罷權參政以爲殿前都點檢元兵圍蔡家奴竊其金牌夜縋城降失其外城胡土當插謂胡土縱之將有異志聞頗慚恨內不自安乞解軍職上慰之曰卿父子昆弟皆爲帥臣受恩深厚向在洛陽不肯即降反千里遠來降于此人情必無但卿過奴太察不常給衣食此蓋往求溫飽耳因賜御饌以安其心敵先攻東城總帥孛術魯婁室隨機備禦二日移攻南城砲擊城樓幾仆完顏仲德率軍救援乃能俄而四面受敵仲德艱于獨援遂薦承麟代婁室爲東面元帥已與婁室同救應胡土聲言力小不能令衆仲德復薦之命與婁室皆權參政蔡城破與前御史納坦胡失打俱投汝水死。

時忠孝軍元帥蔡八兒王山兒趙提有勇性純質可任咸

自息州入援元將奔盞遣數百騎駐城東大呼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上乃登城遣蔡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埔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及傳位承麟羣臣入賀入兒謂所親曰事至于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與山兒赴戰俱死。同時死事者又有毛佺閻忠郝乙王阿驢樊喬佺息州人貞祐中爲淮南渡後率衆歸國署爲義軍招撫哀宗以爲都尉留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佺戰沒忠滑州人衛王時開州刺史賓哥叛忠單騎入城縛之以出由是漸被擢用乙磁州人阿驢樊喬皆河中人初爲砲軍萬戶鳳翔破降元者從軍攻汴復令主砲綰主者砲利于短不利于長使截其木數尺絏十餘握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即日二人皆捐家走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入言近來立功効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

手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哀宗默然

郭蝦蟆會州人與兄祿大世為保甲射生手平時發矢伺披下甲不掩處。射無不中。興定初祿大以功遷授平涼府同知兼會州刺史賜姓顏盞夏人攻會州望見其主兵者人馬皆金甲一發中其吭。又射一人。矢貫兩手于樹。敵大駭城破俱被執夏人憐其技因之俱誓死不屈朝廷議加優獎未知存沒乃特授祿大子仲牛巡尉職以旌其忠其後兄弟謀奔自拔其鬚事覺祿大竟死蝦蟆獨拔歸上思其忠遷授仲牛會州軍事判官蝦蟆鞏州鈐轄言者再乞獎用授蘭州軍事同知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定西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千匹以功遷臨洮府同知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元帥赤盞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牀蔑視城守者即持弓矢伺坐者舉

肸一發而斃兵退進除靜難軍節度使改通遠軍授山東西路
斡可必剌謀克仍遣使賫資徧諭諸郡是年冬復與鞏州元帥
田瑞攻取會州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南山而下夏人猝
望驚以爲神凡射死數百人。城上有舉手者。射之。手與懸風版
俱貫。夏人震恐乃出降凡爲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爲正大初田
瑞據鞏州叛詔陝西兩行省併力擊之蝦蟆率衆先登瑞開門
突出斬首五千餘級以功遙授鳳翔府事本路兵馬都總管遷
元帥左都監兼行蘭會洮河元帥府事六年進西馬二疋就以
賜之詔卿武藝越絕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仍賜
金鼎一玉兔鶻一并所遣郭倫哥等物有差會哀宗遷蔡慮孤
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葛完展爲鞏昌行省及蔡已破完展
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密遣人稱蔡使者傳旨宣諭會綏

德州帥汪世顯知恭內附且嫉完顏制已謀以兵圖之又懼蝦蟆威望遣使約與併力使者至蝦蟆謂曰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來迎乃欲攻粘葛公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爲之何及于我世顯卽攻破鞏昌劫殺完顏送款于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諭以禍福蝦蟆不從甲午春金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蝦蟆獨堅守孤城丙申十月元兵併力攻之日與血戰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爲砲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洊不能救而死傷日衆乃自焚廬舍積聚命積薪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咸自焚之城已破猶據戰不息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矢盡投弓劍自焚時年四十五城中無一人肯降者土人爲立祠完顏守世昌泰和三年策論進士以

蝋丸爲詔期以二年九月集大軍與上會于饒峯關出宋不意取與元既而不果

完顏絳山系出始祖爲哀宗奉御蔡城被圍民爭求出上遣近侍官分監四門聽日出老稚羸疾于人仍留壯者絳山將在北門閽人儀若出過其數命杖之四十俄出者多泄城中虛實復止及城破哀宗自縊權點檢内族斜烈矯制召承御石盞氏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元兵突入左右皆走獨絳山不去爲兵所執問以何獨不去荅曰吾君終于是將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眞狂者汝命且不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主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逆知今日必死待瘞吾君之後雖寸斬不恨兵以告其帥奔盞

日此奇男子也。許之。辭山乃掇其餘燼以敵衆捷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免。後不知所終。

畢資倫縉山人長身而赤顴頰微髯疏而黃資稟質直頗然諾泰和南征備簽從軍及還例授進義副尉崇慶初募兵選爲鎮州防城千戶至寧元年秋元兵至鎮州其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轉戰有功擢授都統軍與將領沈思忠輩于都同隸一府屯鄭及衛州積功至都總領思忠爲副都尉從僕散阿海南征次梅林關不得過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曰止用所統軍數千足矣不煩餘軍明日進明出不意引兵進破宋軍萬衆遂取梅林關阿海卒得南行留提控王鼎萬人守關不數日復爲宋兵所奪阿海歸途有阻計無所出復問誰能取者資以帥職資倫復出應命以本軍

拜奔梅林阿海破蘄黃按竿而還論功第一遷領昌武軍節度同知宣差總領都提控既而與思忠不相能密院恐敗事令專統本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戊戌因王祿湯餅會軍中宴飲宋將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墜南城求死爲宋軍所執青說以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爾肯降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乃極口罵曰賊青逆賊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爲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城分甘一死尙不能報背從汝反賊求生耶青下之盱眙獄泗州從宜移剌羊哥上其事收其子牛兒充皇后奉閤舍人宋人亦賞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轉囚鎭江府土獄十四年略給衣食脅誘百方時引出問云汝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及盱眙將士降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辭其故主

驅令在旁覩之資倫見而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所不可求死乃作如此態耶買住等不敢仰視至聞哀宗死歎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一祭乃降信之不爲防禁遂設祭江南岸旣畢伏地大哭竟投水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爲立祠

張天綱字正卿霸州益津人至寧元年詞賦進士性寬厚端直論議醇正造次不少變累官威寧臨潢二令入補尚書省令史以鯁直聞陞戶部郎中哀宗東幸改左右司扈從至歸德擢吏部侍郎屢言元帥官奴有反狀上初易之後果反擢權參知政事扈從至蔡時遇久雨徒行泥水中援青棗爲糧數日足歷盡胝轉御史中丞上疏狀蕭縣招撫司知事劉昌祖言官軍在前饑民在後南踐江淮西入巴蜀一舉破宋宋命天綱面詰以時方式微何假他及然重違上命且恐閉塞言路姑以爲尚書省差

委官時食不給護衛女奚烈完出近侍局直長粘合紏烈奉御陳謙輩近侍局直長內族泰和皆出怨言乞往陳州就食奏令監之出門及汝南岸輒爲元兵所殺時人快之妖人烏古論先生自言能使軍士服氣可不飢權右丞仲德欲假其術以駭敵力辨以爲不可遂止軍吏石抹虎兒來見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問之言北兵所恃者馬今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因出馬面具獰惡如獅子狀別製青麻布爲足尾仍繫大鈴于頸壯士乘之以突彼騎必皆驚逸我軍鼓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上頗信此二人天綱言取笑敵人亦能蔡城破宋將江海執之孟珙械至臨安俘見廟社旣而命臨安知府薛瓊訊問不屈令供狀必欲書主名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不知所終

冊曰南渡一人金亡多士斬艾不同報稱亦異不乘舊君

聊存故事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載記　金文學一

韓昉　胡礪　吳激　馬定國　任詢
蕭永祺　王競郭長倩　楊伯仁呂忠翰　鄭子聃　趙可
王元節弟元德孫國綱　移剌履　党懷英　趙渢
周昂　趙秉文　王庭筠　劉昂　楊雲翼
韓玉子不疑　劉從益子祁　呂中孚子建　李純甫　李經　宋九嘉　龐鑄
王若虛　王予可　麻九疇　李汾　元好問父德明
郝天挺　李獻能弟獻甫　辛愿　王鬱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昉五歲喪父哭泣盡哀長

攻文辭天慶二年進士第一累遷右拾遺史館修撰少府少監乾文閣待制加衛尉卿知制誥長於詔冊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充高麗國信使自天會四年高麗稱藩不進誓表累使皆不得要領昉至移督再三其國徵謝書知古今者商榷辭旨凡涉旬乃始抵對曰小國事遼宋二百年無誓表亦未嘗失藩臣禮今事上國當與同禮必不敢用誓表昉曰事各隨時古今異宜如必欲用古禮堯舜三代天子巡狩羣后四朝今上方兩狩貴國當從朝會。其人無以對。顧徐議之。乃進誓表如約而還上聞大說謂非卿莫能辦此明年加昭文館直學士兼堂後官再進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十二年拜禮部尚書天眷初遷翰林學士兼太常卿修國史在職凡七年朝廷議禮制度因革成出其手出拜濟南尹皇統元年召為參知政事屢乞致仕

除汴京留守封鄆國公俄以儀同三司致仕天德初加開府卒
年六十八昉性仁厚待物甚寬家奴有犯不爲之較人稱長者
自微至貴讀書未嘗去手後高麗使者至必訪問安否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大軍下河北爲軍士所掠至
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昉一見獨異之使賦詩以見志操
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同處加之教育
學業日進昉器其才語人曰他日必將名世天會十年亦登進
士第一稱其程文爲元化格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出爲定州
觀察判官督教士子孳孳不倦自此爲河朔學校之冠聚居者
常以百數凡經指授悉爲場屋上遊皇統初轉河北西路轉運
都勾判官改深州軍事同知加朝奉大夫郡守暴戾蔑視僚屬
礪折之以禮守愧服郡事一以委之所屬五縣例雇弓手皆市

井無賴名爲迹盜所至掠民悉罷去之省民錢五千餘萬繼而有飛語寄其爲詐竟亦無事遷爲禮部郎中在廷典禮多所裁定海陵初拜平章百官朝服賀於廟堂珊獨不跪海陵問其故答曰凡見君父。朝服而跪。相公乃臣也。自此反深重之。天德初再遷侍講學士同修國史母憂起復爲宋國歲元副使遷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扈從至汴得疾數遣使臨問卒年五十五珊性雖剛直無所屈撓然能自處以禮嘗過平章政事高禎之汴道過真定燕于漕司珊欲就賓席禎曰。汝他日爲省吏當何如。答曰。當官而行。亦何所避。禎改容謝之。

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父栻宋進士官終朝奉郎知蘇州激米芾之壻自號東山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工樂府造語清婉與蔡松年並稱于時號蔡吳體將宋命至金金聞其名遂

詔不遺命爲翰林待制皇統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月卒詔賜
其子錢百萬粟三百斛田三頃以周其家有東山集十卷行于
時

馬定國字子卿茌平人自少志趣不羣初學詩未有入處夢其
父與方寸白箋從是文章大進宣和末題詩酒家坐譏訕得罪
因以知名齊阜昌初遊歷下以詩獻劉豫豫悅之授監察御史
仕至翰林學士卒嘗作石鼓辨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
造出入傳記凡萬餘言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辯
有集傳行于世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父貴有才幹善畫喜談兵宣和間南
遊生詢於虔州爲人慷慨多大節書爲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
評者謂畫高於詩詩高於文王庭筠獨許其有才具登正隆二

年進士歷益都都勾判官北京鹽使致仕優游鄉里家藏法書

名畫甚富年七十卒

蕭永祺字景純遼陽人本名蒲烈少好學廣寧尹耶律固奉詔

譯契丹大小字書辟置門下盡傳其業固卒率同門服齊衰喪

固作遼史未成因命繼作上之加宣武將軍除太常丞海陵爲

中京留守特見親禮天德初擢左諫議大夫遷侍講學士同修

國史再遷翰林學士明年進承旨尚書左丞海陵咨選廷臣十

人以備諮訪獨稱永祺議論寬厚欲任以南京留守固辭年五

十七卒人稱長者

王競字無競彰德人警敏好學初以廕補官宣和中太學兩試

合格調屯留主簿入朝歷大寧河內令寶勝鹽官歲饑盜起競

設方略以購不數月盡得之遇夏秋沁水泛溢發民築隄衆民

稱吏不敢爲姦與前令韓希甫皆有幹能而絳州正平令裴元治績差不及縣民爲之謠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大安元年轉同安令皇統初用韓昉薦召試館閣文居拔儗除應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碑時以爲法二年遷禮部員外郎時海陵當國政由己出欲令百官避宗諱競言人臣無公諱遂止蕭仲恭以太傅領三省事封王欲援遼故事用紫繖傘事下禮部競與郎中翟永固明言其非亦不行天德初轉翰林待制遷直學士進禮部侍郎遷侍講學士改太常卿同修國史拜禮部尚書大定二年奉遷睿宗山陵儀注不應典禮削兩階詔改創五龍車乘學士承旨修國史四年卒于官生平博學能文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牓題皆其所書士林推爲第一所交善施朋望劉巖老劉無黨郭長倩　長倩

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秘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長倩撰石決明傳爲時輩所稱有崑崙集行于世

楊伯仁字安道伯雄之弟天性孝友讀書過目成誦登皇統進士以事親不求調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初名伯淵避太子諱改海陵嘗夜召賦詩未二鼓奏十詠覽之喜解衣以賜又因射鳥獻詩以諷父憂起復賜金帶襲衣及白金以奉母改左拾遺進士呂忠翰廷試未唱名示以程文問其優劣對曰當在第一海陵曰然伯仁自以知狀元姓名。遂宿諫省。俟唱名乃出。時人嘉其愼密。轉著作郎翰林修撰又稱孟宗獻殺解程文當成大名大定三年府與省試廷試果皆第一號孟四元遂超故事改與從六品階奉直大夫無何伯仁母喪服除調鎮西節度

副使入爲起居郎兼左拾遺上書論時務六事改大名少尹都中豪民横恣窮覺渠魁四境帖然獻縣人大辟得其冤狀人爲立祠俄坐府尹荆王文賍罪例封例降南京留守判官改安化軍節度同知召爲太子右諭德兼侍御史改翰林待制除滄州刺史入兼禮部侍郎翰林直學士改吏部侍郎兼侍講修起居注不數月爲右諫議大夫俄兼太常卿素多病從幸上京至臨潢感疾還中都明年卒伯仁久在翰林文辭典雅時呂忠翰雖以詞賦甲天下而辭命尚未優習會草降海陵庶人詔點竄再四終不能盡上意因詔自今凡進士可令補外考其能文者召用之

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遼金源令宏子與兄子京時稱鳳毛子聃尤特達甫冠與高平人趙可俱有聲場屋天德二年廷試

海陵以子聃程文示太子右衛率楊丘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甲榜第三調鄄城丞遷贊皇令召爲書畫直長頗以才望自負常恨不得爲第一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示以第一人程文子聃少之及問以作賦之法對曰甚易因自矜以爲他人莫已若海陵不悅使與修撰綦戩楊伯仁宣徽張汝霖應奉李希顏同進士雜試上御寶昌門臨觀賦題不貴異物民乃足并忠臣猶孝子詩題憂國如饑渴論謂讀卷官翟永固曰朕出賦題或能言之未能行之詩論題庶戒臣下復御便殿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大奇之進以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京畿旱詔子聃決囚遂澍雨人以比顏真卿世宗立遷待制兼吏部郎中祕書少監翰林直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顯宗在東宮深器重之以疾求外爲沂州防禦使厚贐以幣復假安

與之官名還爲左諫議大夫改吏部侍郎同修國史遷侍講會修海陵實錄上謂知其詳無如子聃者遂專委之子聃英俊有直氣作文亦然卒年五十五所著詩文二千餘篇　趙可字獻之博學高才卓犖不羈貞元二年登第仕至翰林直學士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其歌詩樂府尤工號玉峯散人集

王元節字子元弘州人祖山甫遼戶部侍郎父詡海陵朝左司員外郎家世貴顯元節幼倜儻頴悟從學甚謹淵源劉撝愛其才俊以女妻之傳其賦學登天德三年詞賦進士調密州觀察判官雅尚氣節不能隨時俯仰故仕不顯罷歸過遊鄉里以詩酒自娛號曰遯齋卒年五十餘有詩集行于世　弟元德亦登第有能名於時終南京路提刑使　孫國綱字正之業儒術尤長

吏事為人端重樂易或有忤者略不與較亦未嘗形于怒色大定三年試補吏部掾轉御史臺令史宣宗問其材幹與定三年特召為近侍奉職承應甚見寵遇凡三考同為中州同知無何召為筆硯直長擢監察御史秩滿勅留再任天興元年關陝完顏總帥屯河中府興元軍戰敗哀宗遣往問敗軍之由遂至中途值元兵見殺時年四十四

移剌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七世孫父聿魯早亡其族兄與平軍節度使德元過繼為子方五歲晚臥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廕補為承奉班祇候國史院書寫世宗方興儒術詔譯經史擢國史院編修兼筆硯直長一日召問厭此讀貞觀政

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儼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顧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爵張汝霖耶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朕故超用之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槩稱進士詔廢定其事乃上議進士之科起于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試策今女直諸生宜以策試又何疑焉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俄遷修撰二十年詔監圖畫衍慶宮功臣像過期降級踰年復之轉禮部員外郎章宗在王邸喜讀春秋左傳聞履博洽名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修國史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臣

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先獨以此進。後世人君。取其辭。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俄以疾乞外授薊州刺史無幾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與前代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世宗崩遺詔殯壽安宮章宗詔百官議皆謂當如遺詔履獨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亦以禮未安諭曰朕日夜思之捨正殿而殯於別宮情有所不忍遂殯於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進禮部尚書賜進士及第七月拜參知政事脩刊遼史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初河溢曹州帝問春秋何以不言河決履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二年六月卒年六十一謚曰文獻履爲人秀峙通悟精曆算書繪事舊大明曆既舛誤又以金受命于乙未歲遂上乙未曆世服其善

所後德元既而生子震殁之日韶推家貲與之
党懷英字世傑馮翊人宋太尉進裔孫父純睦泰安錄事參軍
卒于官懷英與母不能歸因家焉稍長脫略世務放浪山水簞
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登第調莒州軍事判官累汝陰縣尹
素能屬文工篆籀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當時學者宗之稱爲
第一二十九年與鳳翔治中郝俁充遼史刊修官應奉翰林文
字陞待制而移剌益趙渢等七人同任編修凡遼籍非碑銘墓
誌及諸家文集或得記憶或在民間悉上送官時章宗好尚文
辭旁求學士以備侍從每患翰林闕人張汝霖奏郝俁能屬文
宦業亦佳上曰近日制誥惟懷英最善移剌履進曰進士擢第
後止習吏非吏不讀書近日始知爲學矣上曰亦甚滅裂近唐
書中事多有不知朕殊不喜惟郝俁賦詩頗佳嘗時劉迎能之

李晏不及也明昌元年遷國子祭酒二年轉侍講學士議删遼
防藻暫與同列十六人請罷其役詔從之遷翰林學士司天臺
劉道用改進新曆詔學士院更定曆名禮官張行簡奏乞覆校
測驗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乃詔懷英等覆校奏道用新
曆明昌三年不置閏即以閏月爲三月二年二月十四日金木
星俱在危十三度道用曆在十三日差一日三年四月十六日
夜月食時刻不同道用不會考驗古今所記比證事迹輒以上
進不可用道用當徒一年收贖長行彭徵等四人各杖八十罷
去六年有事南郊攝中書侍郎讀祝冊至上名聲微下上諭以
雖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當平讀之承安二年乞罷改泰
寧軍節度使明年復召爲學士承旨泰和中致仕卒年七十八
謚曰文獻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登第調嵫陽令黨懷英昔久約為應奉翰林文字時世宗在位久留意人材因入謝語宰相曰翰林須在作養儿學士院殊無人材若令久任練習自當得人既而遂擢禮部郎中遂卒帝嘆息之渢為人性沖濟學道有所得尤工書自號黃山趙秉文言其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放又似楊凝式當時以配黨懷英號曰黨趙有黃山集行於世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伯祿字天錫登大定進士仕至汜南軍節度同知昂自幼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及長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

從令人往往矯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登文之正哉。擢第調南和簿有與政邢良鄉令人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爲人所摘謂語涉謗訕謫東海上十數年始授翰林修撰益好言事人忌其切直出爲龍州都軍以邀功復名爲三司官大安兵興權行六部員外郎從宗室承裕軍因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大定二十五年登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與唐山令父憂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完顏守貞可大用章宗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胥等鞫其言所由來初不對因詰其僕對曰欲上言時與

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憲等私議詔五人俱下獄決罰有差坐以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特有之後起爲尚嵐軍同知轉北京路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萬公入對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上以其言爲有理擢者趙秉文以言事降罰其人有才藻工書翰朕非棄而不用以軍事方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召爲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十月復出爲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守政苛聞赦尚捕賊死盜反愈繁秉文一從寬簡盜息屏跡歲饑出俸廩倡豪民賑貸全活甚衆大安初北兵南向召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在外經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多疾俟秋敵至將不利矣當出其不意攻其必救遣臨潢一軍直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衛王不

能用其秋果以敢鬬稱為兵部郎中俄轉翰林直學士自泰和
大安以來科舉之弊卑陋有司惟守格法苟合程度而已
稍涉奇峭即遭黜落貞祐初命為省試得李獻能雖格律稍疏
而詞藻頗麗擢為第一舉人宣噪愬於臺省以為大壞文格且
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建言三事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
略施行之明年自願為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
意勿謂儒者書生不知兵比昔顏真卿張巡許遠輩何如但令臣
死而有益於國豈不勝坐糜廩祿為無用之人乎上嘉其志可
尚方今翰苑尤難其人不許四年拜侍講學士時寶券滯塞言
朝廷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臣愚
以為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
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詔有司議行興定元年轉侍讀

學士拜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元而用韻例兩階因請致仕五年復爲禮部尚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宿儒故須復用卿秉文自以身受厚恩無能自效當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守儉勤愼兵刑以祈天永命上嘉納焉哀宗即位改翰林學士加資善大夫上護軍封天水郡侯兼益政院說書勸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又因進講與楊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一編以進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爲赦文以宣布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宰相令創表稱賀聽以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焚燬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因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爲當路

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三月草天興改元詔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閭巷間皆能傳誦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秉文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不以大名自居歷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與雲翼同掌文柄時號楊趙自幼至老未嘗廢書著易叢說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中庸說揚子發微文中子類說南華略釋列子補注各一卷太玄箋贊六卷資暇錄一十五卷所著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號滏水集三十卷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沉鬱頓挫字畫草書尤遒勁晚年頗以禪語自汚人以是尤之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父遵古章宗時以澄州刺史入侍講讀上憫其年老擢爲翰林直學士無預撰述入直則奏聞霖雨免

大直後卒庭筠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賦全題
深得王儔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章宗諭學士曰庭筠
所試文何太長朕不喜此亦恐四方倣之又謂平章張汝霖庭
筠文藝頗佳然語句何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難改及謂恩州軍事
判官臨政有聲邢民鄭四不執事嘗逮捕千餘人朝遣大理司
直王仲柯治其獄四獨竄脈庭筠以計獲之分別詿誤坐貲謀
者三人調館陶簿明昌元年四月召試館職御史言其嘗犯贓
罪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山讀書黃華寺因以自號上嘗
語及學士因歎乏材參政守貞奏進士中若趙渢王庭筠甚有
時譽上謂出倫者難得爾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難然國家
培養久人才亦將自出三年召為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
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分入品者為五百五十卷五年上復顧

宰執人才亦豈易得近覽儗英作長白山冊文殊不工聞文士多如庭筠不論其文顧以行止爲訾大抵讀書人多口頰若東漢黨論唐牛李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爲儒者而互相排毀朕欲以詔誥委庭筠遂遷翰林修撰坐趙秉文事降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四年復起泰和元年再任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七上知其貧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喪事詩文藏之秘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爲人儀觀秀偉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顏閒殷勤懇款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雖有負者不恨從游如韓溫甫路元亨張進卿李公度薦引如秉文馮璧李純甫皆一時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

能道所欲言暮年詩律深嚴尤工七言長篇及險韻有棐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尤善山水墨竹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秉文名聞外國夏人多問秉文庭筠安否起居狀子曼慶亦能詩幷書自號潛游仕至行省右司郎中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絶句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爲尚書省掾調平涼路轉運副使有術士言其官止五品始不之信俄毋憂去職連蹇十年卜居洛陽有終焉之志會章宗立有薦其剛正可用詔除戸部主事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爲左司郎中會掌書大中與賈鉉漸言除授事爲言者所劾獄辭連昂上怒一時閒人如史肅李著王宇宗室從郁皆譴逐亦能鉉政降昂上京留守判官道卒竟如術者之言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恆皆贈官雲翼天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日誦數千言明昌五年經義第一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總管府判官泰和元年由太學博士遷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歷上京東京按察僉事章宗召見咨以當世之務應對稱旨大安元年張行簡薦其有材且精術數兼提點司天臺有以太乙新曆上進者尚書省檄令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爲俄授禮部郎中崇慶元年告病歸貞祐二年起兼吏部郎中三年轉禮部侍郎於國家事知無不言四年元及夏兵入鄜延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雲翼論其人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時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

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但有言阻之者必誣以與宋有謀陰爲之地雖宰執一語尚不敢及雲翼獨皆建言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大江以北盡爲戰地彼擁大艦與勁弓良馬各有所恃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餽道或決水以渰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平及將合群議南伐宣宗以問雲翼對曰朝臣率皆諛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強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強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公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謂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而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就如所料宋人失淮彼江之南其地尚廣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以我之騎當彼之步理宜

蔦金臣猶恐其有不敢恃者蓋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途泞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糺軍以爲前鋒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戰相射彼皆弃北不服今乃陷吾城而執守臣敗吾軍而禽王將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今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恍廿言無貽後悔章奏不報時金果大敗於淮上一軍全沒宣宗責諸將曰當使我何面目見高雲翼乎河朔民爲游騎所廹渊以赴南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特爲逃死計耳而有司殺之後何怪其不從敵哉宣宗悟盡釋之與定元年六月遷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知

集賢院事論以卿迴事敢言議論忠讜故特留之二年拜禮部尚書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藉因提舉醫藥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四年改吏部尚書雲翼奏賞罰國之大信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宜從寬錄以勸將來上名與戶部尚書高夔學士趙秉文賜坐內殿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為言上俯首不樂雲翼徐舉孟子以大事小之說解之今且未論仁智但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大臣言權京兆行省參政完顏承立不法詔就鞫之獄成廷奏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問所當問者往將元兵掠平涼以西數州皆破承立坐擁彊兵瞻望不進此莫大之罪自餘小失何足追咎由是秖免其官哀宗即位首命攝太常卿尋拜翰林學士其將因河南旱詔遣官理寃獄而不

及陜西雲翼上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上是其言。正大三年復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詔集百官議省費雲翼奏以省費事小戶部司農足以辦之。尚書省出政之地。事無大小皆當總領。今軍旅大事社稷所繫。樞密乃專制之。蔑視宰相不得預聞。欲使利病兩不相欺得乎。上亦嘉納。明年設益政院。以爲選首。每召見賜坐。不名。詔講尚書。雲翼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數條。一皆本於正心誠意。敷繹詳明。上聽之忘倦。尋與秉文同撰進龜鑑萬年錄二十篇。所載皆聖學聖孝之類。當時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分別人臣事君禮與義。各不相並。禮不

敢適君之路馬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君曰可而有否者替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恤焉。苟徒循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曳容禮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又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問愈之之方對曰。但當治心。心邪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復矍然知其用醫諫也夏人既通好遣徽猷閣學士李侖來議互市往返不能決遣之往議乃定五年卒年五十九謚曰文獻雲翼天性雅正其自律甚嚴待人寬恕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爲少變有所著文集校大金禮儀續通鑑周禮辨左氏莊列賦五星聚井辨縣象賦勾股

機要象數雜說等說藏于家

韓玉字溫甫相州人曾祖錫仕金爲濟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登經義辭賦兩科除應奉翰林文字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章宗見其作元勳傳稱賞曰勳臣何幸得此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陝西東路轉運同知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爲總管判官於鳳翔募軍旬日得萬人戰敗夏兵獲牛馬千餘自恃其軍可用欲爲勤王之舉未行夏兵五萬復圍平涼又戰于北原疑有大軍至乘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反奏與寇有謀朝廷疑之遣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絶亦謀舉兵入援以書約玉因傳檄州郡云公直一軍行且有日有不從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使見其言峻厲謂公直據華

州反遣都統楊珪誘取之遂寘極刑玉初不知有所約書安撫司徘之轉語使者誣玉亦預其謀因之華州郡學而死臨終書二詩與開士論冤之　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祿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高祖撝天會初詞賦進士子孫多由科第入仕從益博學强記精於經學能文章爲詩尤工五言登大安元年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與當路辨曲直得罪去久之起爲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葉自兵興戶減三之一田多不毛其歲賦七萬如故乃請於大司農爲減一萬民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未幾被召百姓乞留不許入授應奉翰林文

字踰月疾卒年四十四葉人立石頌德以端午罷酒爲位而哭
致其哀思有蓬門集若干卷　子祁字京叔在太學有文名值
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事修史者多採用焉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宮人與蒲城人張建字吉甫咸有詩名
中孚有清漪集建有蘭泉集皆行世明昌初建授絳州教官名
爲應奉翰林文字以老乞休章宗愛其純素授華州防禦同知
仍賜詩以寵之
李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卒於
益都府治中純甫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長愛左氏春秋更爲
經學李經宋九嘉皆從之游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爲文師法
莊列左氏戰國策且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心章宗南征兩上疏
策其勝負成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愛其文薦入翰林值元

兵起復上萬言書援宋爲諭甚切時事當路者以迂闊見抑故不報宣宗遷汴時相高琪擅威福擢爲左司都事審其必敗辭以母老既而被誅復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坐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判官卒於汴年四十七純甫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及考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嬉戲袒裼出禮法外然未嘗廢書晚年喜佛力探與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爲外藁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多爲名教所貶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純甫稱爲今世太白再生名大震再舉不第拂衣歸鄉卿大夫多蔡其文南渡後其

卿帥有表至朝廷議之者曰此天英筆也因有武功朝議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爲人剛直豪邁少遊太學詞賦有聲爲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登至寧元年進士歷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令咸以能稱入爲翰林應奉正大中以疾去歿于癸巳之難　又遼東人龐鑄字才卿博學能文工詩造語奇健不凡世多傳誦擢第仕宦有聲爲翰林待制遷戶部侍郎坐遊貴戚家出倅東平改京兆路轉運使卒

王若虛字從之稾城人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鄜州錄事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皆有惠政秩滿老幼攀送薦爲國史編修遷應奉翰林文字奉使夏國還授泗州同知轉著作佐郎預修宣宗實錄正大初錄成遷平涼

府判官未幾召為左司諫遷延州刺史入為翰林直學士沃與
間羣小附和催立請為建功德碑稱奕名若虛為文時或少忤
坐見屠滅若虛竊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
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好問曰雖然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
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其徒只但言以京城降活生靈百
萬其所重也答曰學士代王言若京城降王言謂何自古但有
百姓為之言者斯可信於後世也奕輩不能奪改名太學生劉
祁麻革與好問雅信之其刪定然止直敘其事而已後兵入城
亦不果立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至黄峴
峰憩萃美亭若虛顧謂同游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
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前行
視夸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文章號

慵夫集　滹南遺老集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夕背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郾城間為人魁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鐶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涅之為翠靨衣常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遺之酒食夜宿土室中夏月尸臧狼藉不恤也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諦學龍升於道則稱驂天玄後於貴游又稱威鄉堂主人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遇宋諱。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未嘗見談說之際稍有條貫又以誕幻語亂之麻九疇張設與游最狎言其詩以百分為率可曉者

幾二三耳。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欲挈之北歸，館於瑞專觀。明日自詭我不能住君家，不數日卒。後復有見於淮上者。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爲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年幼入宮殿中懼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大以爲奇。弱冠入太學，有文名。南渡後寓郾蔡間，入遂平西山，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尤長易與春秋。興定末試開封府，詞賦經義皆居首，遂南省復然，聲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誤出，士論惜之。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苓俱中第，上怪其年幼，問知嘗師九疇，平章侯摯薦之，待賜盧亞榜進士。九疇性資野逸，高蹇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則逕去不返顧。以病未拜官告歸，再授太常寺大祝，權博士，俄

遐應奉翰林文字自度不能終與世合復謝病去居鄧城天興兵亂挈家走確山爲元兵所得驅至廣平病死年五十初精易學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兼通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與張子和游盡傳其學其所著書爲潤色之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微張汶臣後皆無稱獨九疇能自樹立爲文精密奇健詩尤工緻後以避謗持戒不作書舊如趙秉文以後君目之而不名

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晉人爲人尚氣跌宕不覊性褊躁觸之輒怒以是不爲人所容喜讀史工詩雄健有法避亂入關京兆尹子容愛其材招致門下留二年去之涇州謁左丞張行信一見禮以上客元光間游大梁應舉不第用薦爲史館書寫殊不自聊時或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凡數百言音吐洪暢

旁若無人旣畢領四坐秉筆諸人殊積不平爲雷淵李獻能諸人切齒所惡乃以嫚罵官長罷去明年來京師上書言事不合客唐鄧間恆山公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旣而仙與參政完顏思烈相與同顏謀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令總帥王德追獲之絕食而卒年未四十平生詩甚多不收傳者十二三而已

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父德明自幼嗜書口不言郡事惟樂易無嗟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巖集三卷好問七歲能詩年十四從郝天挺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時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秉文見之稱爲近代所無聲名震于京師登興定五年進士歷內鄉南陽

令天興初由尚書省掾除左司都事轉行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為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晚年尤以任著作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名曰野史凡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後纂修金史多本其說卒年六十八有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多疾厭科舉學嘗告學者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篇章句讀或不之知幸而一得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惟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不能自持爾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天挺有崖岸耿耿自侍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先世有爲金吾上將軍者時號李金吾家從獻能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復號四桂李家獻能苦學博覽作詩有志風雅刻意樂章於文尤長四六貞祐三年登詞賦進士廷試第一復中宏詞偕等授應奉翰林文字應機敏捷號爲得體居凡十年出爲鄜州觀察判官趙秉文李純甫爲文復入假選修撰正大末由鎮南軍節度副

使充河中帥府經歷元兵破河中奔陝州權行省左右司郎中以言趙三三軍功掠自恣趙切恨之私語其軍李員外與我有隙坐視我軍饑餓不爲存恤遂被害尤酷年四十三獻能形小黑色美鬚髯善談論每敷說今古辭鋒亮可聽家故饒財盡於貞祐之亂在京師無以自資其母素豪侈厚於自奉小不如意必加訶譴人視之殆不堪獻能處之自若時以純孝稱之 獻甫字欽用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爲人有幹局用心所到絕人遠甚時多稱其精神滿腹興定五年登第歷咸陽簿辟行臺令史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命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以獻甫爲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欲求歲幣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不定獻甫從旁應曰汝與吾國和好且百年今始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弟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

君猶不知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定典故具在今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歟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豈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汝國果能從賜姓之例幣邑雖歲捐五十萬當不吝夏使語塞和議乃定還錄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尋辟長安令京兆行臺所在供億甚繁皆處之若有餘民賴爲安入爲尚書省令史天興元年充行六部員外郎時相任以守備之策論功遷鎭南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於蔡州之難年四十所著文章號天倪集同年華陰王元礼嘗爲之刻傳于世

李汾字敬之𠃵昌人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氏諷諫集自試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至書

伊訓詩河廣頗若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詩律精嚴多自得之趣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請麻衣草履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與王鬱遊語以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聖人得之亦不爲避若不以其道與居之不能行所志是猶欲潔其體而伏於厠也此難與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後客河南治中高廷玉爲府尹器遇罕稱與所誣愬亦被訊幾不得免自是生事益困廼以饑寒流離往往見之于詩多至數千首有云黄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眞處士語也正大末終洛下

王鬱字飛伯大興人儀狀魁奇目光如鶻少居釣臺閉門讀書不接人事爲文法柳宗元閎肆奇古動輙數千言歌詩俊逸效李白嘗作王子小傳以自敘天興初元兵圍汴京上書言事不報四月圍稍

解挺身突出爲兵士所得其將遇之甚厚嘗從行䟫機時爲其下所害年三十餘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同時以詩鳴者雷甯侯冊王元粹

弘簡錄卷二百四十五終